

復興中國產業的對策

錢承緒編





A541 212 0013 1969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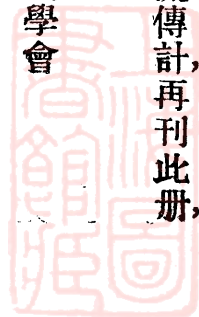
## 序

自銀貴以來，各國以匯兌跌價，傾銷貨物，我國受斯影響，經濟有極端衰竭之勢。學術界實業界，侈然競議救濟之道，但言者紛紛，求其切實能行，蓋難言也。去歲錢承緒先生，自歐洲考察實業歸，三餘社同人公請演講，先生力主當自整理，已有產業始。整理之方，厥為分化集中都市之工業於內地各省。錢先生嘗云，歐洲新興國家，採此就地設廠之制，而獲成功者，不勝枚舉。而於目下我國情況，尤屬相宜。斯不特能使都市農村，財富平均分配，足以救前者膨漲，後者崩潰之弊，且土產土銷，成本低廉，省運輸之勞，足以抵制外貨之深入內地也。此說也，與新中國建設學會同人歡迎顧季高先生回國時，顧先生所發表者正相同。斯誠探本窮源切實能行之策也。因請錢先生為文以實復興。錢先生更推廣及於全般的復興產業問題。著「復興中國產業的對策」一文，見示於發展



內地工業外，其他方面更多指示。刊布於復興後，各方爭相索取，爲廣流傳計，再刊此冊，並識數語，以爲緣起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秋寶山趙正平序於新中國建設學會



# 復興中國產業的對策

錢承緒

## 病理上的診斷

現在有一個人，他已經做了父親。他有一個兒子，依賴著他，過日常生活，這個兒子因為身體不健康，臉上已流露出來了一種病態，這時有一好心腸的人向他說：『朋友，你的兒子有了病了，應該去醫生那裏診治才好。』但是這個人却回答說：『我的兒子怎麼會有病呢？他飯可以吃，還能穀做事，何必花錢給醫生呢？』可是這個兒子，過了不久，竟一病不起了。又，還有一個人，他患了毒症，在臉上已經顯露著班點。當他請醫生來診治的時候，他却偏要向醫生說，他所患的是濕氣，因此醫生就給他以治濕氣的方劑，而他也就一病不起。這兩種人歸納起來說，第一種人，是同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，做父親的，爲了不肯化錢同他兒子看病，第二種人，是已經請了醫生，却故意不說實話，結果都受了身體上的損害。現在我們將這兩種人，來比喻到中國實業，真是一點不會錯的。一方面是政府有請醫生的力量，而不去請醫生，任憑著你天天去請求告苦，終是一篇官樣文章，得不到實在的恩惠。他方面，是工業界自身，只管有毛病，請醫生吃方藥，而終不

肯同醫生說實話。因循到了現在，才成了這一種極難診治的宿疾。而牠的主要原因，是在政府中的人們，大半並不是實業界出身，所以他們所施設的，終是零星雜碎，得不到一個整個的辦法。而中國整個的生產也受了這個影響，就常常總處於徬徨憊懂的途徑之中，不能得到相當的出路了。這種情況，在外患並不緊急的時期，或許還可以安逸一時。但是現在形勢一天比一天逆轉，環境一天比一天惡劣，那能夠再諱疾忌醫呢？實已非誠意去請教好醫生不可了。這篇論文，是從診斷中國生產病理上說起，主張整理現在已有的產業入手，節省國民經濟，漸次圖謀經濟解放，最後歸納到用政治力量去督促，以創造出一個生產集團組織的重心，以達到復興中國產業之目的。

中國生產上之病症，是多方面的，而不是片面的。牠的病原，簡單的說，不是從現在起，埋伏在牠臟腑之中，已至少也有五六十年了。這種病的來原，一半是外感，一半是體質有了病不去調治，內部發生腐化，而這腐化之遠因，也是從感冒而起因的。五十多年前，在我們中國，簡直就沒有什麼叫做工業，從戊戌政變以後，直到民國的初元，經政府的提倡，國民經濟乃稍有進步，尤其在歐戰一個時期，和五卅慘案發生以後，因為銀貴金賤同金賤銀貴及抵制日貨的種種原故，我國的工業，像棉紗、捲烟、火柴、水泥、機綢、及各種零星的小工業，乃逐漸應運而生，漸漸地建設了我國工業的基礎。不過，我國工業的興起來，完全是時間性的作用，在工業本身，並未有整個地組織，所謂抵制外貨，也並未得到整個有組織的方略，所以遷延至於如今，便變成

爲現在這樣慢性的病態。歸納起來說，是由於宿疾還沒有去除，又連接加上了幾種的新病，而這種新病時候一久，不去醫治，也就變成爲宿疾了。講起病理上的診斷，中國各種工業所患的病症，大致是相同的。

第一，管理上不科學化。牠的原因是，缺乏技術上的改良，及缺乏專門技術人材指導。我們現在用紗業情形來比方一下。像日本紗廠，牠所出的紗，比起在中國紗廠所出的來，每包的成本，至少要少到平均從四元至五元以上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爲中國的紗廠，原料上消耗太多，機器上效率低落，工人的效能太低。而關於人事方面，各工廠之管理工人，向來就沒有有一定的制度，於工人的效能，工人的狀況，皆不注意，對於工人勤惰的考核，更是敷衍了事，遂致勞資糾紛，時見發生。再，廠主對於工廠，向來也不多過問，廠中一切責任，都憑着廠長同技師去做，在一般情勢下，廠長又多半是廠主同股東的親戚，未必諳識管理的方法；而技師又多半是升級之工人，學術缺乏，致所製造出來的貨品不大高妙。

第二，勞工缺乏訓練。牠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工廠沒有錢去購買最新式的機器，他方面，是平日對於工人不肯用工夫去訓育他們。因爲不肯用工夫去訓練他們，所以即使有了好的機器，工人也做不上去。此外還有一種工廠，一切工人事務，完全交給工頭，形成了工廠是工廠，工人是工人。這種工頭，都是由工人升級，知識缺乏，在其管理工人之時，多半是感情用事，還談得到什麼叫做科學管理。

第三，金融不調整牠的原因，一半是資本貧乏，一半是利息過高。關於前者，是因為在工廠有利潤時，之股東分紅太多，工廠機器折舊費太少。在近代機械不斷的進化的階段中，工廠也應該跟着這種的進化狀況，而時常購用新機器及廢除舊機器才是。可是，因為工廠所得的利潤，已經分給股東，工廠想買新機器，已是沒有資本足以購買，因之就不能不仍用着舊機器，以將就從事了。關於後者，我們可以說，外國工廠借用銀行之款，利息不過三四厘，而中國大小工廠借用銀行錢莊資本，則常在自一分以上，因之工廠所有生產利潤，便完全受了金融業的剝削。

第四，與市場沒有聯絡。牠的原因是廠方不知道產地的情形。一切出品支配，大都皆憑著販賣商經手，於是市場上究竟需要那一種物品，所需要的數量又究屬怎樣，廠方自身皆不得而知。因此，不時發生多造少造及不合式樣的弊病，而弄成資本上極大消耗。這幾年來，外貨傾銷各地，購買力量，一天一天地衰落，國貨差不多沒有辦法，可以和外貨競爭，就是因為不去研究市場的原故。關於我國工業上的病理，就我所診斷的，其扼要之點，大致如此。

### 復興中國產業的幾條途徑

無論是一個公司或是一個組織，遇到了營業周轉不靈，同消失了本身能力的時候，當然要整理一下，

做一個結束。這個原則，無論是對於私人或是對於組織，都能適用的。講到中國整個生產，現在已到了害病時期，她的病理上的診斷，前面已經說過，是有種種的原因，那麼，現在補救的方策，我以為也要趕快的整理，方有些細微的辦法，在短時期內，才能以顯現出一些效能出來。

我們可以看得見。凡是有組織的國家，無論是那一個，都不會對於工商業沒有調查和統計的。因為有了詳細的調查，然後一切事情，在施展上同處理上，才能夠得到一個真確的途徑，而由於有了這個真確的途徑，便可以定出處理的方法來了。最缺乏組織的，要算是中國了。事在中國，關於生產的情況，不但是政府不大清楚，就是一個工廠裏的廠東或者經理，對於自己事業，大半也是含糊到萬分。許多年來我們常常和辦工廠的人們發生很多的接觸，但雖然有這許多的接觸，却是從沒有看見過那一個工廠對於自己工廠，曾有正確的數字，可以供給社會上一般的研究，同工業經濟專家的參考。甚至有許多時候外國人常常問起各業的產銷情況，自己總是答不出來，而只好以一個約略的數目去答覆。因為有這樣的缺點，所以我認為中央政府既然提倡國家生產，我們就應該責成政府，使其能在國庫裏面，撥付一筆款項，設立一個全國調查的總機關，舉行全國經濟總調查；限定一年以內的時期，將調查的工作完全辦理完竣。從此以後，每年仍舊隨時隨地，調查各業產銷的情形，發刊經濟年鑑。

世界上的國家，他的各種實業之發達，不是由於實業本身自然發達出來，而是由人的力量去創造出



來的。拿德國來說罷。在巴黎和會之後，我們都知道她在經濟上受有很大的創痛。但是至一九一八年以後，她國內各種企業，仍舊在創痛中，不斷地增進。這就是國家對於人才同事業能夠積極的培養，人才一多，發明自然也愈多，到了結果，各種企業，就能依賴於人的力量，而壓倒一切之一切。我們中國的情勢，正同德國相反。學校裏所畢業出來的學生，不但是不能夠適合社會上實業上一班的需用，並且有許多時候，已經受過相當教育的人，在社會上也不能夠供給他以一種機會，去發展他的力量。人才沒落，可以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了。在我的意思，中國的民族，並不是沒有智慧，只因爲沒有得到相當的訓練，以鍛鍊他的體魄，使他能任重致遠，所以缺少有價值的發明。在這個年頭，全國的學校，也不能算少數；應該注重到應用科學，讀書同實習兩項，同時並進；學成以後，自然能適合於實業上的需要。此外每年公費及私費出國留學的學生，政府應加以限制，每年必需要幾分之幾之留學生，爲專門研究科學方面的。及至回來以後，政府機關尤應該注意到他們的出路必需將幾分之幾的學生，強制地派到工廠中去服務，廠主不許加以拒絕。此外還有關於發明一層，政府更應該特別獎勵，在實驗時期，更應該在有條件之下，給予津貼，或獎金，以促進其發明或成就。

外國人說，中國民族在經濟上、物質上、精神上，都是一個最大消耗的國家。前幾年，我對於中國社會，沒有看得清楚，常常同他們辯駁。現在我承認這句話是有相當根據的了。分別地來講，關於經濟方面，從學理

上講，我們可以說，一個國家的財富能以積蓄起來，不是仰賴着幾筆大款項，存放在那裏生利，而是完全靠着國家同人民，能將零星的小數，積蓄起來，由少而多，變成爲一個很大的數目。在這個原則之下，糜費是最大的忌諱；糜費的對象是節省，而節省之基本，就是積蓄，簡單地說，要不浪費，才能積蓄，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現在透視中國的國民經濟是怎樣，從政府起，一直到人民的本身，所花的費用，大都是不能夠從積蓄方面去做的。試舉一兩個小小的事情，來做比喻。我們常常看見政府爲了某項的事情舉債，又不斷地看見政府爲了什麼救濟事項而發放一筆很大的救濟基金，這是政府賑項上的一進一出之事。但是細細地研究牠的用途，我們便要問政府這項的收入，是否用在生利的地方？被救濟的人，所得到的款項，是不是在事實上，真已得到了救濟？我的答覆是這樣：這類款項之中，有許多都是糜費在不生利的地方。近二三十年來，像這樣之舉債與發放救濟基金之事，可謂已是司空見慣，而消耗國民經濟的力量，真是不知有多少了。關於物質方面，中國也是比較任何一個國家消耗得多，其中款目，千頭萬緒，不知道糜費了多少，廢物利用更不必說了。例如中國所有的廢銅爛鐵，自己都不能提鍊，必須由外國人收買以去，提鍊鎔化，復運回中國，當新貨出賣。又如桐油，自己也不能夠用化學之方法來提鍊，以製成精美油漆，外國人則用牠製成拉克，再運來中國，每一小聽，差不多要賣二元多。又如苧麻，本來是長江流域的特產，本國沒有麻紡，外國人又拿去紡成麻紗，運來中國，供給一班摩登女子的消耗，每年輸入的數量，值到幾百萬元。又如中國生絲，自己所造製的，

不過織成綢類用爲一種奢侈品，外國人則能利用中國絲的堅韌與光滑的特性，製成各種工業上需要的織品，如妙絹各斯，作篩粉之用；每一溫斯，要值價國幣十五元之多。這都是講外國人利用中國之原料，用生貨製成熟貨，來消耗中國人的金錢。至於中國自己的原料，因爲不明瞭方法去節省，用來製造物品，消耗又不知道有多少數量可以計算。試舉一個例來說。中國醬園，醬麪經過製造醬油的程序，有剩下醬渣，而這種醬渣，如果再用蒸汽方法來提精，每担還可以蒸出醬油精六斤到八斤。因爲中國醬園，不懂得用科學方法去做，這種原料，就只好做爲養豬的食品。（如當作養豬食品出賣，則每元可買到三担之多。那麼現在假使我們照這種價錢買進來這種醬渣，而用蒸汽的方法來提精，則每元便能得醬油精十八斤；假使再加入他種料品，則每元便可得六十斤醬油。豈不是很大的利益？）在這一點看來，一個小小的事情，已經如此，其他的可想而知了。關於精神方面，更是不必說了。一個人是生產的，利用他的力量同精神，就能夠得到可以表演出來的事物。可是中國人，大半是不生產的居多，生產的人，反而要用他的勞力去養活一般不生產的人的生活。全中國的各種組織，沒有一處不是如此。去年我在德國的時候，希特拉很鄭重地同我說過，德國民族是天生的一個生產份子，德國只要有人就能穀加多生產。我在這裏，發生了一種感想，就是中國的人民，亦無論如何，必需要免除他們精神上的消耗。凡是無工作的人，就不能叫他存在。不過這種責任，還是要政府負擔的。牠的做法，我以爲不是單獨提倡新生活運動，就可以了事；必需要定出一個人生活範圍，在這

個範圍之外，一切的消耗，就要禁止。此外，政府當局再加些力量嚴厲地督促進行。當局的人，並以身作則，做精神感化。如此，時候一久，只要不做官樣文章，自然能夠潛移默化，領導國民走上正當節省的軌道。

產業自由制度。最容易促進大經營的發達，而大經營的發達，又往最容易集中到生產販賣上最有利的地方去，這種現象，在工業上是最顯著的。但是到了最後，所有的生產販賣，都集中到一個地方去，則國家的財富就不能夠支配得平均，必定要形成貧血與腦充血的症候。中國的工業，在滿清時代，其生產原則，是建築在土產土銷的立場之上，而用來抵制外貨的。想不到因為時代與經濟上的變遷，這個原則，不久就被打倒。到了現在，都市裏金融，有了畸形發展，而農村反害了貧血的症候，可以說，都是由於中了這個集中的毛病。現在我們且將工業集中同分化，來做比較一下，以觀牠們的優劣。在都會設廠，就其優點來講，有（一）秩序安定，（二）金融活潑，（三）交通便利，（四）熟工易致，（五）營業爽利。而在內地設廠，就其優點來說，也有（一）地價低廉，（二）工資低廉，工潮不易發生，（三）原料採購便利，（四）產品售價低廉。兩相比較，各有各的長處。但是就中國現在的環境說，我看內地比較地適合於目前的需要。何以故呢？因為（一）中國現在的海口，都受了帝國主義極度的威脅，並且還有許多外國人，在中國已經設了許多工廠，華商就沒有方法去同他們競爭。（二）現在外國正在貨幣戰爭，各個國家都壓低他的幣值，推動本國的對外貿易，利用匯兌，將商品運到國外去傾銷。目下是銀貴金賤時期，我們抵抗的力量，極是薄弱。為抵制外貨傾銷，防止牠深入內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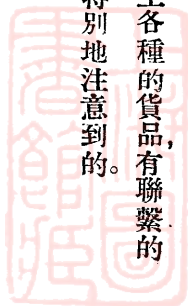
起見，只有就地設廠製造，杜絕外貨的來源，先鞏固國貨在本國市場上之基礎。中國是一個有產業的國家，不是一個像英日等國那樣的無產國家，只要有一個具體的計畫，計算現在本國自己所有的產業，依照經濟上地理上的情況，及依照人民所需要的程度，而細細地計算同支配一下，就可以立時舉行，不必多所懷疑同顧慮的。而談到中國現在的工業，比較重要的，應該首推棉紡一業，因為牠已經受了極度壓迫的原故，所以最應該讓牠首先搬一部分到內地去。（現在的舊式機器，已經不合於現代生產上所使用的，倘搬到內地去，還能得到一部分的收穫。）同時，中國的紗錠，可以不致受了數量上之減少。牠的入手辦法，我主張在中國華商現有 *281,004* 錠數當中，至少抽出五十萬至八十萬錠，搬到河南山東陝西安徽湖南及江蘇的徐州等地方。因為在那些地方，可以利用當地的原料，製成棉紗，織成布匹，土產土銷，不必經過原料運入都市，而在都市製成布匹之後復行輸入的手續。在復輸入上，是受經濟上之損失的，現在不經這種手續，這種損失，自可免除了。同時，這樣之土產土銷，還可以救濟農民，以免農村經濟之崩潰。有的地方，雖然不能在當地吸收原料，但是在大致上，運輸上還能夠利便，也的確合於經濟的條件。不是這麼作，我恐怕中國的整個紗業，在這種風雨飄搖之中，總難得安穩地渡過去。至於其他的工業，像麵粉、火柴、捲烟，大半的情形，同紗業相同，也必需分別遷移，重新支配一下才成。而這個推動的工作，還是非仰仗政府看清目標來強制執行不可。

此外還有一件事情，我在這裏附帶地說一下，因為同穩定貨價，有相連關係的。在從前的時候，中國的製造品在市場上價格的漲落，完全以供求為轉移而買賣之權，是集中在工廠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工廠出來的商品，由工廠直接賣給客商，實貨實銷，市面上不發生很大的漲落。故當時廠客間之情勢，很是平衡，廠方可以依照市面上實在需要數量而製造，不致於發生生產過剩之弊，而客方也依照消費者實在需要的數量而定貨，因之貨存在於客幫手中，也不致於發生重大的風險。各有範圍可循，彼此很是利便。想不到民國五六年間，上海的商人，借名活動金融，設立各種的熟貨交易所，而中國生產界便受到嚴重的影響了。在交易所中，雙方交易，賣者不必有貨，買者亦無需收貨，完全憑着虛市相呼吸，中間人所做之輸贏，往往超過各廠生產的實在數量。因之他便種下下面這種惡果：實貨反被虛碼所排擠，出品反為交易所賭博人運用之籌備碼。（交易所最大的弊病，約有四端：（一）賭博引起貨價巨大的漲落，沒有法子可以抵制；（二）貨品廠家尚未動賣，而交易所中已大批拋出，壓低市價；（三）市價全受第三者的操縱，廠商處被動地位，也不得加入而做賭博的投機，因此便蒙了不可預測的損失；（四）客販不向廠家購進實貨，而聯合同交易所做投機的賭博，等到市價達到極度低落的時候，然後再進實貨。總之，在交易所中，賭博出進愈多，輸贏愈大，則於廠商愈不利。由此原則乘除推演，無異以一般弱小貧戶，受制在一整個勢力支配的下層，而沒有法子可以解脫。要補救這個弊端，我以為在中國產業，處於這種極端衰落的狀況之下，要整理產業就不該使得商品有

極大的漲落，關於這問題，各種熟貨交易所，也就不應該讓牠存在才是。因為市面上各種的貨品，有聯繫的關係，一種貨價之上落，就能夠使別種的貨品牽連着上落。這一點是我們也應當特別地注意到的。

### 經濟解放是復興工作上的先決問題

前面所講之工業分化，那都是講到現有的工業。在整理範圍之下，另行支配牠一下罷了。牠的性質，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，講到積極兩個字，我以為非是圖謀經濟解放，創辦同開發新興的工業，不能挽救中國經濟的困難。現在世界上新興的工業，像雨後的春筍一般，繼續不斷地興起起來，而經濟的情形，也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。關於組織方面，例如各種工業的組織，從前是分散的，現在已經歸併起來，集中力量，以免除經濟上的消耗，並消滅其同業競爭之惡化。而關於機械方面，則採用高速率輕便廉價的機器，就原料出產的地點，設廠製造，減輕成本，節省運費，以杜絕外貨傾銷。如此，所得到的結果，是這樣：在從前設一個工廠，假定是須要資本一百萬元，現在設同樣的工廠，出品的數目相等，出品的品質更良，而所需之資本，已經不及以前之一半數目了。牠經濟節省，已經開了空前沒有的紀錄。這幾年來，波蘭提克南斯拉夫及巴爾幹半島各小國家，大都是利用創辦新興的工業，來抵制外貨；而其收效，是很大的。就是以蘇俄的情形來講，我們都知道他們有一個五年計畫是成功的，但是牠的後幕，是怎麼回事呢？牠就是能夠創辦國內的新工業，



買進外國精良機器，雇用外國的專家，隨時設廠，隨地設廠，所以在五年以後，牠自供自給的目的，已經達到，在這時候，牠就無須再求於外國人了。我們看了外國的情形之後，就聯想到中國的情況。今日的中國生產情形，正正同六七年前的蘇俄相髣髴，什麼新工業都沒有。我們覺得我們中國，也應該先輕工業化，同時並購買外國最新式的機器，利用小資本，多設小工廠，才能夠同外來勢力相鬥爭。中國原料充足，人工低廉，並且還有天時地利同人事的方便，到處都是較佔優勢，只要政府同人民合作，努力提倡，我想不到五年以外，一定可以達到成功的目的。

講到輕工業的創辦，現在目下有很多種類，可以在短時期內舉辦，並且也可以獲利，毋庸多所考。

同經濟解放有極密切的關係的，第一，是麻紗紡織廠。我近來調查到西洋同日本各種纖維交織的試驗，像絲麻交織，絲毛交織，絲棉交織，毛綿交織，毛麻交織，並同人造絲的各種交織，已經在五年以前完成。而在中國，四織之中，還缺少麻織一門，沒有人去注意到牠。查漢口爲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四省麻料聚集的中心，麻紗麻線，在中國極感需要，那麼我們就可以在漢口地方，就近設一個麻紡廠。在那裏原料價錢極廉，每麻一斤，價錢不到一角左右，而紡成功一百二十支的麻紗，織成麻紗布以後，就可以賣到國幣一元，實在是一個有利的工業，即就中國整個的工業言，也可以同其他的棉紡絲紡毛紡三種發生連繫，而奠定四織的基礎。又製油業也是我們應該注意及的，現在中國的機器油，大半都是外國輸入，而四川江西湖南山東都產



生最上等的植物油質，如果用來提鍊，就可以做爲機器油。所以我們應該於適當的地方設一個大規模的鍊油工廠，雇用一個外國最有經驗的工程師，担任化學上的工作；如此，我們便可以得到很好的機器油了。雇用外國工程師一事，每月所費，也不過幾百塊錢的事情，並非經濟力量上所不能夠負擔的。至講到提倡新興工業的方法，在我的觀察，中國社會經濟的狀況，在現在各種事業不景氣之中，幾可以說，是沒有多少資本，能夠投資到實業上去，那麼在這種時候，最好而最簡捷的辦法，可以說，政府或人民，應該組織一個輕工業的聯合財團，以爲供給資本之所。牠的目的，是用最新的科學方法，去開辦國內各種輕工業工廠，同時供給國內已有的工廠以經濟上同技術上之輔助。牠的業務，是對於國內輕工業工廠投資，同時爲牠設計經營，在規定某一個時間內，工廠辦理有了成績，就立時地將工廠全部交還股東自營。而牠的入手辦法，就是對於舉辦某一種工廠，在投資上，由輕工業公司出資一半，還有一半，則向外面公開招募。資本募好之後，便組織某某工廠，等到這個工廠能夠在輕工業公司指導之下，得到了相當的發展，然後輕工業公司，便將牠所投下去之資本，開始出賣給其他一半的股東，而按期收回，由半數起至十分之一成爲止。在這時，輕工業公司一方面，對於所組織的第一個工廠，並沒有脫離經濟上的關係，而另一方面，牠又可以運用所退下來之四成資本，再舉辦第二個工廠了。如此，因爲資本是經過一種循環流轉過程的原故，所以假定每個工廠投資十萬元的話，只要五十萬元之資本，便可以舉辦五十個工廠了。去年我在中歐洲，看見像這類的公

司，已有很多的國家舉辦。有的是政府提倡的，有的是金融同實業界聯合舉辦的，成績都很好。在中國因爲重工業需要的資本太多，我們無力供給，且也缺乏人才，一時恐怕不能實行，所以我想提倡新工業應該走近路，先從輕工業入手。

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獨立，總是脫不了帝國主義的侵略。但是要脫離帝國主義的侵略，非要達到自供自給的目的不可，因爲要達到自供自給的目的之後，經濟上才能得到解放。這個問題，是關係中國民族之生存的，國民對之應有特別之注意。中國國民經濟，在中外貿易未開始以前，原來是自供自給的，但是到了近年以來，因爲物質上需要的數量，一天一天不斷地增加，而自已本身之生產，又不夠應付國民的需要，於是外貨便一天一天地輸入，而形成一個極大的入超數字。兼之，最近兩三年來，世界上貨幣的戰爭，一天比一天利害，更釀成白銀之外流，於是於受了極大的入超壓迫之外，又加上一種金融上的壓迫。這種情形，在外國國家，本來是可以用限制輸入，或國際貿易管理，或強迫購用國貨的種種方法來，防止外國勢力的侵入；但是，中國因爲受了不平等條約裏面最惠國的互惠條件之拘束，對於這種防止的辦法，就有了種種障礙，而不能實行。不過雖有這樣之苦痛的束縛，在這個嚴重情勢之下，我這個沒有讀過經濟學的人，倒感覺到我們中國的經濟，仍舊還有種種的優點，可以使她在一個時期內，保存自己的力量，而同外國去抵抗的。何以呢？第一，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，向來在供求的關係上，是採用物物交換的原則，從遠古相沿至於如

今。雖然貨幣用銀，而事實上做貿易之骨幹的，仍舊脫離不了信用同物物交換。近幾年來，因為有了銀行在政治上並金融上極力提倡對物信用，所以在內地市場上，漸漸地感覺到錢幣的不夠。基於這種情勢，就形成金融恐慌及農村崩潰，而至於生產上所出的商品，因為每一個人口袋裏沒有一文現錢，所以有貨沒有人買。要補救這種弊病，我以為應該使在內地之每一個人的口袋裏，都有幾文現金。而如何得到這一筆的現金，則除非恢復從前用銅幣時代的舊習慣不可了；因為恢復了那個時代的習慣，便可以使任何一個小店舖，都可以發行錢鈔。從前是因為這種錢鈔缺乏保證兌現性，所以社會上很受了一些影響。現在我們不妨一方面依照以前的舊辦法，而讓所有的內地商店，都可以發行錢鈔；但是另一方面，又要在一個時期之內，於一個機關或團體統制之下，每天軋平各商店所發出錢鈔的數量這種辦法，猶如上海金融界現用的一種公單，實在是加增內地籌碼的一種辦法。只要內地的籌碼一加增加，內地的金融便可以活動起來，而金融一活動起來，自然地有了貨品便不怕人民不去購買了，這是一種循環的關係，購買力增加就是生產力的增加。第二，中國現在之困難，是受到產業金融不安定的影響，而金融不安定，在根本上，又是受了美國購銀政策的影響。中國的白銀，向來不多，而入超之情況，又極為嚴重，如果世界上的金融依舊如此演變，中國之存銀，要想保存，在事實上恐怕是很困難的。我的意見，要保存中國幣制權的獨立，加入外國任何一個貨幣集團同牠發生連繫，都是危險到了萬分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在帝國主義極度侵略之下，凡是有條件地

加入外國貨幣集團，只是多了一種束縛。爲了圖謀解放我們中國自己經濟上的束縛起見，我想放棄白銀本位，而用別種物質來代替白銀，以回復到以前用銅幣時代的情況。倒是一個好辦法。到了回復至於以前用銅幣時代的情況以後，中國既然是沒有白銀以平衡國際上的貿易，中外商務的關係，當然也就只能夠採用以貨易貨的辦法了。這種辦法，經我細細地計算，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
中國在從前的時候，金融組織及產業組織，本來是一個單元，並未分過彼此。最近四五十年來，金融資本得到了特別地園地，於是使同產業資本成了兩個因素。一個走得特別地快，一個在後面步趨趕不上牠，到了最後，產業資本就在無組織之下，受了有組織的金融資本的支配了。可是因爲是如此受支配，到了如今，便生出了下面這種惡果，差不多到怎地步，金融界只要信用一收縮，產業界就立時地得不到生命。我們現在用事實來證明，回溯到五六年前，產業界因爲在製造上還可以有些利益，可以得到，於是金融界就特別遷就，不斷地將牠在內地所吸收來的現金，放給工廠去使用。想不到去年同今年兩年，恐慌突然地發生，信用立時地收縮，在工廠方面，向牠所借來的錢，都已經用了在購辦機器生材之上，所借來的款，就不能清償，於是便引起種種要債法律行爲，而工廠乃至絕路。又，此外還有一個情形這裏也應該說一下。中國利息本來是太高，而金融界貸款給產業界的條件，更是苛刻。例如我們要開辦工廠一處，因爲資本的缺乏，將產業抵押給銀行或錢莊，而據我所知道的情形講，在押出的時候，工廠往往要受着條件上的束縛。有時只要

到期不能取償，受押人可以不必要經過訴訟，就能將去產業全部讓度。此外對於利息之大壓迫之重，更不必說起了。至於所以發生這種情形，我們可以赤裸裸地說，並不是產業界甘心受壓迫，其根本原因，還是在於產業界自身沒有組織，所以一切事情，便不能不俯就金融組織的範圍了。這樣的情形，從表面上看來，似是金融界正無不利之處，其實到了結果，受壓迫的人固然苦痛，而對方面實在並得不到好處。一句總話，金融資本有了組織，產業資本沒有組織，金融資本也是不能夠存在的。事在民國廿四年，中華工業總聯合會組織經濟委員會，請章乃器楊蔭溥張省梅三位先生，專事討論這件事情，大家得到一個相同的結論。這個結論就是：組織一個產生業資本市場同金融資本合作。他們認為現在應該集中中國的產業資本，發行公債，同時銀行界亦組織一個有力量的承銷機關，負起推動的責任。這個計畫，如果能得實行，倒的確是中國國民經濟在解放的立場上得到一條正當途徑。總之，在本文的旨趣上，要圖謀中國經濟的解放，關於金融，是要加增錢幣籌碼，放棄白銀，關於生產，要安定貨價，取締交易所，組織產業資本市場，幾件事情，同時並進，中國國民經濟，才可以得到相當的出路。

### 中國產業能復興麼？

以上所講的話，是站在復興中國產業的立場上，就我所知道的，分別地說說罷了。講到這個問題，範圍

實在太大，其中有的是關於計畫部分，要切實設計的，有的是關於技術方面，非要有中外的專門人材共同來實作，不能得到相當的效果的。但是在開始從事於這類的重大工作的時候，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，及應該把重心寄托在那一方面，才能夠推行？這實在是一個重大問題，我們必需先把牠解決方好。依照現在世界經濟的情況來觀察，產業自由競爭制度，是已經崩潰，接踵牠而興的，就是國家統制。不過中國的經濟情況，因為牠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，在這個還沒有組織的狀態中，能不能統制，很是一個問題。就假定是統制，而施行統制以後，能不能有什麼效果表現，又是一個極大的問題。我們從既往的事實上去看，像棉業等項的工業，曾經施行過統制，現在還有解除，然而今天的成效，又是如何的呢？總之，產業在有組織的國家，不論牠是自由競爭，或是變相式的強力控制，都可以講統制。而在中國產業，並無組織，猶如一盤散沙，沒有一個核心可以握得住，以言施行統制，實在是很困難的。

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。既是不能夠統制，自由競爭又不能夠健全，在這個散漫形勢之下，究屬應該怎樣地做法，比較地能夠稍為好一些呢？這是人人心目中所要求得到一個答案。在我私人的意見，中國政治這兩三年以來，可以說比較以前好得多。那麼，只要政府方面能看清楚產業上的各種病態，穩定幾件事情，用全副的力量，將各種事項逐件去分別整理和改良，先穩定牠們的基礎，然後再加以適當之指導維護，我想在短期內，環境就能夠轉變過來。簡言之，就是政府在上面看見了某件事情必需要做的，又那處地方有

了障礙，必需要革除的，就立刻去督促進行及革除，務使法令能以遵行，不能有絲毫逃避的地處。在朝的與在野的，在一個原則之下，化除私見，通力去合作，不會沒有辦法的。現在中國所犯的最大毛病，就是講得太，實做的地方太少。而政府的當局，對與國家整個的生產，既看不清楚目標，而本身之事權，又不能統一，也是使得所要做事情，更不知道從那個地方着手才好的原因。

現在要挽救中國生產的頹廢，使牠能得到一種機會，而向着繁榮的道路上去走，統制的步驟，不論是國家統制，或者是團體統制，都是不能實行的。但是最低限度，國家對於復興產業，總是需要定出一個方案來才好。在我的理想中，這個方案不必過於複雜，也不必多採用外國的方法，應該就中國現在的情形同事實，選擇出最緊要的幾大部份來，以爲確定方案的中心；然後再分幾個時期，規定在這幾個時期之內，分別緩急先後，完成幾起工作，等到產業在組織上有了相當的雛形，然後再談到強力上的建設並不算太晚。我前面所談到先整理現有的產業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用一句話來比方，要治好疾病，必需先明瞭病的來源同病的狀態，然後方能對症發藥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今天想做這一件事情，明天又想要做別的事情，不分先後，隨意地去做，到了最後，連一件事情都辦不成功的。

現在關於復興中國產業的方策，我們已經講過很多話了。我們始終認爲在這種復興的方策之中，有兩個最大的因素。第一個是政治，第二個是產業的自身。這兩個因素，我們必需把牠們連鎖起來，使他發生

連繫。否則總是一個單調的獨唱，不能希望其有成功的。我們現在歸納起來，決定了以下幾種的對策：

(甲) 屬政治方面的

(一) 轉口稅無論如何在短期內，必須免除。同時要減輕外國原料進口稅，來提倡國內一般的實業。同時對於國內衣服工業之各種稅則，亦應該減輕。

(二) 加增國內錢幣籌碼。其辦法，就是恢復中國以前用銅時代的舊制度，讓內地殷實商號，在他的產業保證之下，可以發行當地使用的鈔票，這是活動國內金融同救濟農村的惟一辦法。

(三) 對內放棄白銀，利用貨物交換辦法，去維持產銷上的關係。如果在必要的時候，國際貿易不能免除入超，對外亦同時放棄白銀，杜絕帝國主義的侵略。

(四) 用政治的力量，來穩定商品貨價。這就是說，在某一個時期之內，各種貨價不能夠跌到某種價格之下，而國內各種熟貨交易所，因為牠有牽連到別種商品關係，應該取締。

(五) 政府在國庫裏面，應該提存相當的數目，作為提倡新工業的基金，而最簡便的方法，是要從輕工業入手。至牠入手的辦法，已詳說於前面了。

(六) 命令國內金融業減輕利息，而在政府方面，則應將公債利息，先事減輕。

(七) 政府應該從速地決定一個對外對內的產業政策，簡單地說，就是明瞭本國同外國產業上



的實在情形，在一貫的政策上，決定和戰的趨向；所有關於各類的產業，不論其為全部或局部，只要他在國內還有力量去同外國去競爭或者抵抗，這一部份就應該用全付政治上力量，並且採用間接直接的方法去輔助他，像棉紗火柴水泥捲菸機網幾類的產業，正需要着這種力量上的輔助。如果關於某一類產業，在事實上已經是設有力量去對外，那末，就應該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牠，同外國成立國際間的經濟協定，保存自己的實力。

(乙)屬於產業自身方面的

(一)在最短期內，快地縮短陣線。換句話說：就是將現在工廠裏的所有各種設備，不論是屬於機械上的或者人事上的，凡是不合標準的一切，儘量地將他掃除。以後概採用精製辦法，以節省物力。因為我們從事實上已經看到，在今日農村崩潰購買力極度底落的時候，有許多製造出來的東西，已經是感覺到有沒地處可以消納，故如果再抄襲從前的舊政策，抱着『我不做他在做』生意同市場就要給他搶了去的舊觀念，實在是根本的自殺。到了最後，貨品在市場上的數量，一天比一天的加增，貨價也一天比一天的低落，大家在這時候就都得不到活命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希望今日凡是辦工廠的人們，都要十分的注意到，竭力地在緊縮上着想，先以平衡供求，只要現在生產上的逆轉情勢，能以稍稍地轉變過來，在最低

限度下，總可以不致造成大崩潰。而這個問題的先決，當然是非從淘汰無能力的職工入手，是沒有第二辦法的。

(二)現在產業界最感到一件困難事情，就是產業界對於自身間的情況，十分隔閡，政府更不必說了。因為中間是有了隔閡的緣故，所以上面對於政府的請求，在事實上理論上，總是說不到十分透澈的程度，因此政府對於產業界即使有援助的意思，而終于因為不知道內中實在的情形，也就不敢放開手腕去做。這種情況，在我本人所經歷過的，已經有好多次，終局都是失敗，而失敗之最大原因，是因為一來沒有統計上的數字，可以用來證明事實，二來並且連自己亦不敢斷定，這一件請求的事情如果實行，究竟發生何種循環關係，所以在發言人的立場上，因此，只能說到一半，已經是打一個對折，到了政府，又能從對折之中，再打對折，在實際上一件事情，已是打了二五折了，又怎樣去解決牠呢？在我所主張的，前篇已經論列到，政府對於國內產業，應該快快的施行調查統計，但是這類工作，如果政府不去辦，產業界也應該自己想法去辦。大範圍的舉行，當然設有這樣大的力量去應付，但是各種產業組織，或者是一個工廠，至少總有一個負責的人，只要在分工合作的原則上去做，並不是一件絕端不可能的事情。

(三)恢復以前同業組織的舊制，對於貨價，同業要有權自己去定價。這個辦法，在中國已經行了幾十世紀，從事實上來講，從來沒有發生過流弊。自從近幾年來，商人組織變更，所謂同業組織，就僅僅只剩了一個軀殼，控制同業的能力，也就無所發揮牠的力量了。正在這無組織的時候，我深切地希望著在同業的本身，能以推出一兩個比較有聲望有信仰的領袖，來主持同業裏的對外對內的事務，使重心有地方可以寄託，那末，這種散漫沒有歸納的局勢，也許漸漸地能以集中起來，從零星局部而成爲一個整個，斷乎是可以成功的事情。不過政府對之，亦要諒解到這一點，如果仍舊使得牠手脚束縛，不能夠得到自由，則當然牠就無發揮牠組織上的力量，在這情勢上，比較稍爲有聲望的人材，也就不肯出來任事了。

現在我們將這篇文字歸束一下。本文的旨趣，對於中國產業政策的決定，是主張先事整理，進一步，積極組織採用自由組織制度，而用政治力量，去輔助牠成功。但政治力量，是單方面的；如果已經有了政治力量去督促，而下面沒有一個產業大團體去負責推動，終於是一個單調獨奏，不能夠有高度急速效力的。我查得在從前時候，各地都有一個商會，在商會裏，有商店工廠同個人三部分會員，混合在一起，互相合作，成績極好，並且也能發揮會的力量。到了近年來，因爲工業同商業根本上自然的分野，商會組織又是用同業公會做牠的基本，於是商會裏的會員，也就大半只有商店同商業組織，工業團體反沒有歸納了。查中國目

下工業分佈的情況，都分散在各處，在一個地處，而能夠有工廠七家以上聯合來以組織同業公會的，差不多是極少數，因此，我主張政府應該快快地頒布實業團體組織法；凡是分布在各省區的工廠，同不是一業的工廠，都應該依據互利的原則，使他能以聯合起來，建樹重心，同國家生產去效力，才是一個辦法，而這類實業團體組織，世界各國都有，中國又何以不應順潮流，而促進牠的組織呢？這件事情，三中全會曾經提出過，議決交中央常會去處理，後來我記得有人同我說過，因為有牽連到商人團體組織，所以延到今日，就沒有下文，深為可惜。我以為今日各地的商會，大都已經消失他的能力，所以要是組織，只有由產業界自動去組織，成立集團，除此就沒有第二步路可以走。但是人民團體組織方案中的第一節第一項，對於團體名稱上規定，只有工商會農會工商同業公會四種，也就非加入工業會一種的名稱不可了。總之今日中國生產上的大問題，並非是沒有辦法可以復興，因為做的人是實在太少，並且不會懂得做法，彷彿一條大船，在霧露當中，失了轉舵的能力，同迷失了方向，所以才誤入到別的途徑。現在只要有識路的人，去指示牠一下，慢慢地依照程序一步一步地做去，不多幾時，我想也就可以得到出路，試參觀日本近四十年來生產的歷史，是很可以做一個比仿的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1969B



